

谁在草垛上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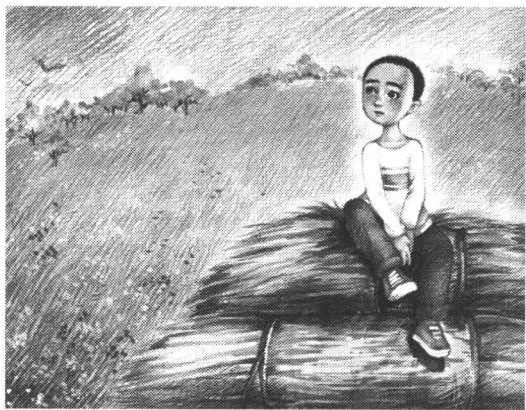
常星儿 著

那个少年已经走了，
他像一片灿烂的阳光、一朵流动的白云、一泓涣涣的
春水……在他前面，是变幻着的朦胧的远方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谁在草垛上唱歌



常星儿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沈阳

©常星儿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在草垛上唱歌/常星儿 著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3

ISBN 7-5315-3514-9

I. 谁… II. 常…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2786 号

责任编辑: 许科甲 高 勇

封面设计: 阿 涌

版式设计: 吕国刚

责任校对: 佟 伶 王绍斌

出版发行: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secbs@mail.lnpgc.com.cn

印 刷 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6mm × 208mm

印 张: 6

字 数: 12 千字

插 页: 1

出版时间: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定 价: 1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石桥（一）	5
第二章	改草	17
第三章	空屋（一）	33
第四章	枫林（一）	47
第五章	孤鹤	67
第六章	忽浪爷	91
第七章	空屋（二）	113
第八章	石桥（二）	137
第九章	苦艾	153
第十章	枫林（二）	173
	牵挂一个远行的少年	182

其实，很多想法并非只是男孩才有。

去年秋天的那个下午，天馨把北杉给她的字条悄悄地放回他的文具盒里，可她还是去了北林场的枫林，只是躲在了一边。

看着徘徊在红枫林里的北杉，听着北杉那一声声呼唤，天馨哭了。

那是一个叫天馨感伤的秋天。天馨为那个秋天以及那个秋天里火红的枫叶而难过。

现在，天馨就要离开苦艾甸。她要把许多东西带走，也要把许多东西留下来。她要实现一个酝酿了三个季节的愿望——与北杉坐一会儿，只他俩，在北林场的枫林里。

.....

北杉与天馨如期相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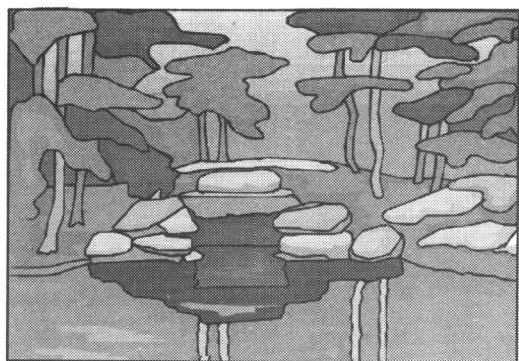
在北林场的枫林里，天馨送给北杉一件礼物——天馨的那本日记，那本叫北杉独饮痛苦和寂寞的蓝色日记。

北杉平静地接过日记，看着天馨。可他眼前却一一走过了改草、丛生、忽浪爷……他眼前还飞舞着野菊花以及那染着银色月光的琴声……

枫林正绿。

正绿的枫林和着春风沙沙作响，如歌如诉。它在告诉人们，一切还都刚刚开始，一切都正在孕育。

第一章 石桥（一）



北杉斜挎着书包走出东棚棚村，当他走上石桥，看着饮马河里那浅浅的清水，便有一丝微笑挂上了嘴角。可那丝微笑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调皮与狡黠。

北杉不愿迈进中学大门，他觉得自己没有值得向同伴们炫耀的东西。不像丛生，尽管学习不好，可他骑上摩托也会赢得满身的目光。

起初，北杉和丛生都在棚棚村，都是棚棚村小学的学生，只是上五年级的时候丛生家搬进了八塔镇。

在三年级以前，北杉学习也很好。那时他家还算富裕，可与丛生家相比。只是在上三年级那年，北杉的妈妈去世，他的学习成绩一下子滑了下来，家境也开始破落。

也就是从那时起，北杉开始变野了。

那时，忽浪爷曾对正在打闹的北杉说：

“你这样玩耍，不想上我的草垛了？”

听了这话，北杉抹去脸上的汗水，又急忙拍去身上的尘土。

北杉一直想上忽浪爷的草垛，却从没上过。

苦艾甸上哪个孩子上过忽浪爷的草垛呢？北杉不知道。不过他相信，一定有人上过，而且，那个孩子已经长成大人，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看着干净了的北杉，忽浪爷笑笑，走开了。

可忽浪爷一走，转身的工夫，北杉又是原来的北杉了！

这样过了一年多，北杉好像忽然有了心事。他变得敏感，开始用多疑、甚至是仇视的目光看周围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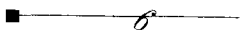
原因来自泥罐婶。

2

棚棚村分东棚棚村和西棚棚村。隔开东西棚棚村的是一条小河，叫饮马河。北杉家在东棚棚村，泥罐婶住在西棚棚村。

饮马河上，连接东西棚棚村的，不是桥，而是九十九块依次铺摆的石头。

人们却称之为石桥。



这九十九块石头来自何处，谁运来的，怎样运来的，何时运来的，没人知晓。

九十九块石头中，靠近东岸的那块刻着字，一面刻着“石”，一面刻着“桥”。那字用笔收放自如，知白守墨，清秀而刚劲，相传出自古时当地一位进士之手。那两个字可读做“桥石”，也可读做“石桥”。事实上，应该视这九十九块石头为“桥石”，而棚棚村的人们却叫它们“石桥”。

那九十九块石头均为书桌大小，成曲尺形铺开；每块石头之间的距离不等，长的一大步，短的不足半尺。

过河时，人一踏上石桥，走法就由不得他自己了——一摇一晃，一跃一停，一大跨又几个碎步……全凭石块的摆法。踏着这摆成曲尺形的一趟石头过河，不能慌，更不能急；无需勇气，只要小心翼翼。这样，也就消去过河人很多焦躁，使其心境平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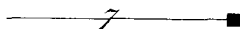
如今，那九十九块石头已稳稳地吃进河道。岁月的浸润、河水的冲刷、人的踩磨，使它们光洁如玉。

前些年，政府几次想在饮马河上建桥，取代那九十九块石头，都被棚棚村的人们好言回绝。

它是棚棚村永远的石桥。



泥罐婶姓李，叫李素素。她嫁给泥罐，人们就叫她



泥罐什么什么的。

嫁到棚棚村，人们都说李素素不是进了“泥罐”，而是进了“蜜罐”。泥罐是这一带十里八村的人尖子，他当村会计那年才二十岁。泥罐家生活富裕，泥罐对泥罐婶的感情也好。可谁也没想到，几年后，泥罐却因挪用公款，会计被拿下。离开村部，泥罐并没下地做农活，而是挤进建筑队，学起了瓦匠。凭着机灵活泛的脑瓜，泥罐很快成了队里的技工，又很快成了技工组的组长。后来，他就网络几个人自己干。几年下来，他竟成了这一带有名的包工头。这时，他就用西装把自己包裹起来。用西装包裹起来的泥罐，开始对泥罐婶不满。原因是他们结婚多年还没有孩子（有过小孩，没活下来）。有一天，泥罐竟领回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站在泥罐婶跟前，并把离婚书递给了泥罐婶。

泥罐婶没说什么，默默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她搬出了老宅，在西棚棚村的村头盖了两间小房，开始自己生活。

泥罐婶的心死了。

是北杉爸和北杉让泥罐婶心里洒上一缕阳光，继而又流过一泓春水。而且，那春水漂满了绿草和桃花……

北杉妈生病三年，北杉爸从没停止给她医治。

北杉爸用他那拉脚的小毛驴车拉着北杉妈四处求医。冬天，他用被子把北杉妈裹得严严实实。夏天，他则撑一把伞，给北杉妈挡去骄阳和雨水。

朝阳中，夕日里，北杉爸赶着的小毛驴车都是一幅精美的剪影。早晨，它缓缓地走上苦艾甸，在棚棚村人们的视野里一点儿一点儿变小、变小……最后消失。傍晚，它又从苦艾甸深处慢慢走来，一点儿一点儿变大、变大……

泥罐婶第一次注意到那辆小毛驴车，是在一天傍晚。

当时，泥罐婶正在田里干活，迎面走来了北杉爸赶着的小毛驴车。

小毛驴车吱呀吱呀，蹚着暮色，走得吃力却很快活。

看着那辆小毛驴车，泥罐婶很激动。她站在那儿竟落下泪来，不知是为北杉妈还是为自己。

从此，泥罐婶一看见北杉爸赶着那辆小毛驴车走进走出，就莫名地流下眼泪，想，我要是车上的人，就是死去也好啊！她甚至想，叫我替北杉妈生病、叫我替北杉妈死去吧！

北杉妈去世，泥罐婶悄悄地哭了好久。多少天，她还是坐在饮马河岸上，等着看北杉爸赶车拉北杉妈去治病，然后再回来——那是叫她多么伤感的情景啊！

后来，看北杉一趟趟往他妈坟地那儿跑，泥罐婶又是一番感动。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泥罐婶看着上学的北杉。此时的北杉头发蓬乱，攥着半个馒头边走边吃，一路踢踢踏踏。一个念头忽然闯入了泥罐婶的心里：就叫我当这个孩子的母亲吧！

有了这个念头，泥罐婶觉得对生活就有了一份责任，对这片世界就感受出了一份温馨。

从此，在地里干活，泥罐婶会哼一首小曲；走在甸子上，她常常会采一束野花带回家，插在花瓶里。并且，她又偷偷买来护面奶一类的东西，擦了反复照镜子。

泥罐婶常常被自己的这些做法搞得不好意思。有时候她就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

5

泥罐婶第一次来北杉家是在一天傍晚。那时，北杉正和一群孩子在院子里大闹。泥罐婶走进北杉家的院里，便悄悄地坐下来，看北杉……

泥罐婶坐在那儿，飞舞的阳光把她染成橘红色，她

那端庄美丽的脸庞又加上了一层灿烂，微笑也多了一种温暖。

北杉看到端坐在阳光里的泥罐婶，就撇下那群正在与他打闹的孩子，走过来：

“泥罐婶，你真好看！”

“你也好看。”泥罐婶说。

“我不好看。”

“你怎么不好看？”

“我衣服脏。”

“我给你洗。”

“洗了我还会弄脏。”

“我再给你洗。”

“那么，你会总来我家么？”

“总来，也许会住下。”

“我爸同意么？”

“你跟他说。”

“好，我跟他说，就叫你总住在我家！”

阳光飞舞成一片金色。那群孩子也停止了打闹，看着北杉和泥罐婶。

这时，泥罐婶便轻轻地把北杉揽进怀里。

.....

北杉喜欢上了泥罐婶。如果泥罐婶几天不来，北杉竟走过石桥，到西棚棚村去拉她。

可是，当得知泥罐婶要来给他当妈妈，北杉却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时间，北杉对前来“充当”妈妈的泥罐婶表示出势不两立的敌对情绪。

泥罐婶来，北杉就大喊“泥罐婶”，并把“泥罐”两个字喊得很响。有时，他的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喊声竟把爸爸和泥罐婶都吓了一跳。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北杉会当着爸爸和泥罐婶的面儿，突然把这个把戏又演一遍。

与此同时，北杉还把妈妈的照片摆到了堂屋最醒目的地方。很明显，他这是在告诉人们：这才是我妈妈，谁也代替不了她！

北杉对泥罐婶异常地愤恨，进而他把这种情绪由泥罐婶迅速蔓延到整个西棚棚村人的身上。北杉决定惩治他们。

北杉把主意就打在了石桥上。

叫西棚棚村人栽进饮马河里，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北杉想。

于是，北杉就盼望下雨。

下雨了，北杉便开始实施他惩治西棚棚村人的计划——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北杉抱上早已准备好的三棱草，铺在石桥上，再抹上一层泥巴，然后跑进河边的柳树丛里等着好戏看。

北杉蹲在柳树丛中，若是东棚棚村的人们走来，他就把脑袋伸出去，喊：“注意啊！石桥上有三棱草抹泥巴！”走来的若是西棚棚村人，他就把身子蹲得更矮，拨开柳树枝，屏息静观，生怕漏看一个细节……

西棚棚村的人走上石桥，身子摇了摇，晃了晃，掉进水里。“这是谁抹的泥巴？”他们挖掌着手，样子十分狼狈，在原地喊叫——这是北杉想像中的情景。

而事实上，那些掉进水里的西棚棚村人却都笑，是那种感到好玩有趣的笑，那笑声飘满整个饮马河。

这是有违北杉初衷的。看着西棚棚村人们离去的背影，北杉有些失望。

7

晚上放学，见家里烟囱冒烟，北杉就知道是泥罐婶来了。这时，他就把书包往伙伴们怀里一塞，吩咐声“明早给我带到教室”，然后跑掉。

“北杉——回家吃饭了——”

傍晚的村街上，常常响着泥罐婶这样的喊声。

那轻柔的喊声如同一片燃烧的晚霞，悠悠地飘在东棚棚村的上空。

泥罐婶的喊声北杉是听见了的，而他却依然玩他的游戏，心想，你喊吧！喊破嗓子！

这样，直到泥罐婶找到他，把他拉回家。